

BUBUGAOSHENG

步步升高

◎ 王新军
等著

团市委

亚健康

一把手

重大新闻

求你揍我一顿吧

虚伪



步步 高升

◎ 王新军 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步步高升/王新军等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9

(中国最新写实系列小说)

ISBN 7-5404-3581-X

I. 步... II. 王...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9192 号

步步高升

王新军 等著

金在胜 编选

责任编辑: 汤亚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300,000

ISBN 7-5404-3581-X

I·2208 定价: 2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录

团市委 孙春平

一

亚健康 杨少衡

五二

一把手 搁笔穷

一〇六

步步高升 王新军

一四二

重大新闻 赵德发

一八六

求你揍我一顿吧 津子围

二一五

机关人物 肖元生

二四六

虚 伪 黄克歧

二八一

小温的雨天 津子围

三三〇

团市委

■孙春平

1

北口团市委办公室最近接连接到几个电话，都是催讨欠款的。办公室主任于玖玲起初并没介意，可事怕过三，再接了这样的电话，就多了一个心眼，问，我们跟你们并没有经济上的往来，不可能吧？对方答，怎么不可能，是你们一位副书记出差到我们这里来，说钱包被小偷扒去了，连返程的路费都成了问题，才到我们这里来借。我们考虑是兄弟单位，就借了。于玖玲问，近一年我们并没有副书记到南方出差，借钱叫什么？对方答，叫聂明杰，高高瘦瘦的个子，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还跟了一个秘书样的人。于玖玲说，你们信他的嘴巴一说，就把钱借了出去？对方答，我们还不会傻到那个份儿上，他们带着证件，是你们北口团市委的介绍信，让我们看过的，上面清清楚楚地注明是团市委的副书记。他还给我们打了借款的欠条。于玖玲说，可我们这里并没有叫聂明杰的副书记，你们还是搞错了吧？对方问，你们北口团市委是不是办了一份刊

物叫《青春时代》？聂明杰还带了记者证，职务一栏写的是副主编。他到我们这里来，就是为了推销《青春年华》。于玖玲说，我可以明明确确地告诉你们，你们肯定搞错了，我们的刊物是叫《青春时代》，但我们这里没有这样一位聂书记，也没有这样一位聂主编，甚至连聂明杰这个名字我也头一次听到，就这样吧。

于玖玲放下电话，就奔了副书记陈中柏的办公室。虽说没欠对方的钱，可有人冒充团市委副书记可是非同小可，起码也可算作一条新闻或笑话。推开门，见陈中柏正埋头在一本《新华文摘》里，她就笑吟吟地说：

“陈书记，谁说现在青年团工作没人重视了，我现在可有充足的证据给他一个‘狼狼’的回击。”

陈中柏是个不太爱开玩笑的人，见于玖玲一脸灿烂，便说：“怎么个‘狼狼’法？”

于玖玲在领导面前总是保持着活泼与天真，三十出头了，仍显出一种少女的纯真。她说：“陈书记你说，市场上造假贩假的，专在哪些品牌上做文章？”

陈中柏说：“当然都是名牌，名烟名酒名牌服装，不然他们能赚什么钱？”

“对啦！”于玖玲说，“现在已有骗子冒充团市委书记去行骗了，可见我们这些团干的行情见涨。”

陈中柏说：“哦，有啥情况吧？你快说。”

于玖玲便讲了那些电话，和自己寸步不让的回答。陈中柏怔了怔，问：

“催债的电话有几起了？”

“五六起吧。都是这半个月里的事。”

“哪几个地方？”

于玖玲报了几个城市的名字。

陈中柏起身站到了墙上的全国地图前，仔细看了看，便在

长江以南的一片区域一画，说：“这可不是笑话。你来看，打来电话的几个城市都在这一片，一是说明骗子还在这个区域活动，第二，也基本可以断定这是同一骗子所为。”

于玖玲眨眨眼，点头赞许陈中柏的分析。陈中柏虽说年龄比她大不了许多，可头脑清楚，有谋有略，平时几位书记研究工作时，总是把事情摆得头头是道，就连一把手靳平，也多是先听了他的意见才表态。于玖玲说：

“那个聂明杰手里既拿着咱们北口团市委的证件，不管是真是假，咱们都不可掉以轻心，是不是应该抓紧采取点什么应对措施？”

陈中柏的脑子公认好使，他的那根权衡判断之轴飞速转了转，说：“好几千里路呢，咱还能派人去江南追查啊？”

于玖玲说：“倒不是我们追查，但总得想点办法。骗子冒充我们的人，要是再弄出点别的什么事情，对咱们北口团市委声誉的影响可就大了。要不……就赶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陈中柏的心动了动，又摇头说：“骗子要是在北口一带活动，咱们当然要报案。可现在目标毕竟不在北口管内，我们又去求哪路神仙？望风捕影的事，就是我是公安局长，我也不干。派人出去追查，人吃马嚼，可是处处要花钱的。”

于玖玲又往地图上看了看，低声嘀咕：“这可咋办好？”

陈中柏问：“一般都借多少钱？”

“不多，或一千，或两千，最多的一家是三千。电话里说，借三千的那家还请两个骗子吃了一顿饭。”

陈中柏说：“再有这样的电话，我来接。我听听情况再说吧。”

果然没过几天，又有催债的电话来，陈中柏亲自去接了，听到的情况和于玖玲介绍的基本相同，只是又换了一个城市。陈中柏对电话里说：“他既说是推销刊物，总该给你们带去几份杂志。你们应该注意到，我们刊物上并没注明副主编叫聂明

杰，甚至连责任编辑都没有这个人，你们怎么就轻信了谎话呢？”他是想用这样的话把对方已逼近禁区的球一脚踢出去。

电话里说：“我们当时也是存了这份小心的。可你们的聂明杰说，杂志放在提包里，可提包丢了，杂志和钱物就一起都丢掉了，好在记者证和介绍信带在贴身口袋里。他说回到北口后就会把杂志寄过来，一并还钱。这是你们聂明杰的原话，还给我们打了欠条。”

陈中柏冷笑：“请别介意，我为您的话稍作一点更正。聂明杰并不是‘我们’的，我们这里并没有这个人。这个隶属关系搞清楚了，我们才好确认应不应该还这笔钱。”

电话里也不客气：“你们不好确认，为什么聂明杰偏偏拿了你们的介绍信和记者证？”

陈中柏反唇相对：“这也并不是什么太难解释的问题吧？现在社会上的各种骗子多了，骗术五花八门，连人民币都可造假，造出两份假证明还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吗？我们彼此还是共同引以为戒，吸取教训吧。”

电话里说：“当时我们也怕上当受骗，才让你们的……哦，暂且不说是‘你们的’，是让那个聂明杰将介绍信复印件留给了我们。我们迟迟不得聂明杰的消息，已将那个复印件送交有关部门作了技术鉴定，回答是看不出伪造的痕迹。不知您对此又作怎样解释？”

陈中柏怔了一下，语塞了：“这个……”

电话里越发地强硬：“如果您不能尽快给我们作出满意的答复，那我们只好向你们的上级领导反映了。您既然认定此事与你们机关无关，想来也不会介意吧？”

这几乎是在叫板了。陈中柏犹豫了一下，口气软下来：“唔，这样吧，请你们宽限一点时间，我们作一下认真的调查了解，再给你们明确的答复好不好？”

陈中柏放下了电话。一直守在旁边的于玖玲问：“怎

么办？”

陈中柏不易察觉地叹了口气，说：“等我和卓文书记商量商量再说吧。”

2

卓文姓林，叫林卓文，是团市委的另一位副书记。

团市委的领导配置是一正二副。一把手书记靳平，三个月前去了省委党校，进的是青年干部进修班，学期半年。依以前的经验，凡进了这个班的，结业后都另行安排了更重要的岗位。青年团是领导队伍的后备队，团市委的干部挑大梁，是迟早名正言顺的事。所以靳平去党校报到那天，团市委机关里的人差不多都到车站送行了，一个个紧拉着靳书记的手不放，有人还泪汪汪依依不舍。其实团市委机关也有一辆桑塔那，可靳平坚决不让汽车送他去省城，说那样太张扬，年轻轻的不好。办公室主任于玖玲很觉不过意，让陈中柏再跟靳平说。

陈中柏说，不坐就不坐吧，靳书记坐小车的日子长远着呢。

靳平临行前一天，去了一次市委。单位一把手去市委请示汇报工作，本是很平常的事，可那天靳平却一脸的郑重，还分别到两个副手的办公室打了招呼，说袁书记找他。两个副手便都明白了一把手书记此去的使命。袁书记叫袁天荣，市委常委分工由他主管青年团工作。靳平去省委党校学习，家里的工作由谁代理主持，便成了急待敲定的问题。而靳平学习结业后便极可能另有高就，所以代理主持工作者日后就基本可以认定是接替靳平的人选。果然，靳平从市委回来后的头一件事就是把两个副手找到一起，平静温和地宣布了一项令两个人都大出意外的决定：“市委领导的意见，我不在家期间，你们两位的分工都不变，还是分兵把守，各负其责。好在党校半个月给学员

一次回家休息的机会，有什么事情一时不好定，就暂放一放，等我回家休息时再说，或用电话联系。若有急着要办的大事呢，属于谁分管的就由谁直接向袁书记请示。二位尽管放开手脚，大胆干，就是出点问题也不要怕，一切由我兜着，好不好？”这么一讲，两人就都明白了，这叫平分秋色，机会均等，仍是站在一条起跑线上接受考验。靳平少年老成，果然了得，在这样极可能交人也极可能得罪人的重大问题上，不偏不倚，恪守中庸，日后两个副手谁能捷足先登、领先一步，就全看个人的表现了。

陈中柏分管办公室和组织部，林卓文分管宣传部和学少部，还兼着《青春时代》杂志的执行副主编。两个人的分工也体现着靳平的用人原则，难见亲疏，一碗水端平。杂志是对外的窗口，主编一职由他自己挂着，陈中柏也挂着一个副主编，都不管具体事。具体工作统由负责宣传工作的副书记林卓文来抓，名正言顺，无可挑剔。靳平在跟两位副手谈过话后，立刻召开了机关全体人员会议，将市委领导的意见又向所有人公布了，那些精明过人的青年干部们自然也就心领神会地理解了领导的意图，在研究请示工作时都变得格外谨慎起来。

江南数地接二连三的催债电话可能涉及到杂志社的责任，电话却都打到办公室，陈中柏明白此事的处理必须格外慎重，出手稍有疏忽，首当其冲受到伤害者必是林卓文，两人若是因此引发矛盾，就可能被人认为是自己有意让林卓文难堪。若心理灰暗的，还会怀疑这是陈中柏落井下石，借机排挤打击林卓文。于玖玲急着要想办法，他却表面冷静一压再压，为的就是这层顾虑。可这事又逼到了头上，若不抓紧筑堤设坝，那催债的洪水要是直接冲到市委领导那里去，挨几句批评倒是小事，可能连袁书记都会认为这是陈中柏故意往自家门前禁区送球供对方攻射，让那个守门的林卓文扑救不及被轰下场去。

陈中柏这般前思后想，好费了一番琢磨，就在下班前摆好

了棋盘，扯着嗓子喊：“卓文，卓文，你个臭棋篓子，敢不敢再让我教你两盘？”

林卓文应声跑过来，也是哈哈地笑：“就你？今儿跟夫人请假啦？不急着先接孩子后做饭啦？”

陈中柏笑：“哎，我说主编先生，我昨天偶发灵感，写了一个小品文，不知给贵刊投稿敢不敢发？”

“黄的吧？”

“多少带点彩儿。”

林卓文说：“嘿，你敢投我就敢发，怕啥呀？你不是主编啊？先说说看。”

陈中柏说：“有这么一位先生，爱下棋，却极臭，顶风臭四十里，常是十盘八盘一盘一盘地输。有一天，输得极晚才回家。夫人问，吃饭啦？臭棋篓子说，不吃了不吃了，饱了，吃不下了。夫人问，又有人请？臭棋说，可不有人请，十大盘，盘盘吃得溜干净。夫人不解其意，就忙着进卫生间洗浴去了，出来时见先生还坐在床头发愣，就催他，你不快去洗还等什么？臭棋说，不洗了不洗了，睡吧。夫人说，你不洗可不行。臭棋说，咋，不洗还不让睡觉啦？夫人娇憨地说，你忘啦？今儿可是咱俩‘每周一歌’的日子。臭棋烦躁地说，你呀你呀，咋这么不会体谅人，我今天只觉活着都无趣，哪还有那个心啊！”

林卓文大笑：“此小品主人公叫臭棋或先生都太抽象，只要你实话实说写出阁下陈中柏的名字，我保证一字不改，全文照发，而且稿费从优。我宁可发出后亲自到扫黄办写检讨啦。”

陈中柏也笑：“我就怕林主编依仗职权之便，才不敢照实写上尊姓大名呢，你倒学猪悟能，倒打一耙。”

架炮。跳马。拱卒。飞相。汉界楚河边硝烟顿起，鏖兵斗智，拼力厮杀。两个人都很投入，都想用棋盘上的胜利赢来嘴巴上的痛快。渐渐地，陈中柏露了弱势，让对方一炮沉底，又

有一车横冲直闯，掩护一马过河直逼帅府。林卓文脸上得意，嘴巴里哼起了流行歌曲，“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陈中柏见时机已到，便望着棋盘，边作思索状边看似漫不经心地说：

“你也别得意得太早。我给你当面造谣，你自然不必放在心上，可要是有人专往咱们头上扣屎盆子，我不信你还有心‘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

林卓文停了哼唱，问：“咋个意思？你说谁往咱们头上扣屎盆子？”

陈中柏说：“这几天办公室接了几个电话，都是长江以南打过来的，说有人拿了咱们的介绍信和记者证到处骗钱呢。”

林卓文猛地抬起头，问：“是怎样的一个人？”

陈中柏说：“说是叫聂明杰，高高瘦瘦的，还戴着眼镜。”

林卓文又怔了怔：“那你……是怎么答复的？”

“还能怎么说？没有的事嘛。我叫于玖玲跟他们说，我们北口团市委没这个人，我们自然也不会认这个账。”陈中柏扫了一下对方陡然变色的脸，催促说，“哎，走棋呀，要不我先躺旁边睡一会儿？”

林卓文便把手中的马落下去，竟正落在陈中柏的炮口下。

陈中柏说：“哎，算不算数？”

林卓文还在怔懵之中，忙说：“咋不算数，咱啥时悔过棋？”

陈中柏便一炮轰过去，笑道：“好肥的一匹大马呀，多谢老兄犒劳。”

林卓文苦笑笑，忙沉心再战，却哪里再有刚才的兴致与机敏，棋势陡然而下，不过片刻，只好拂棋告负。陈中柏眼见心明，情知那个行骗的事必是与林卓文有了瓜葛，但仍装作浑然不觉地开着玩笑，说你是服了输还是想重新再来？林卓文忙点头，说服输服输，我突然想起今晚还有点事，是一个老朋友早

约好了的，咱们改日再从容较量好不好？

林卓文急急地走了，留下陈中柏一个人站在拂乱的棋盘旁发怔。这事似乎已经非常明朗，起码可认定与林卓文有干系，即使不是行骗者的同谋，也必有他工作中的失误。陈中柏不由窃窃一笑，心里陡然生出一丝快意，就好像赛场上两个交战正酣的单打选手，当对方突然一脚踏空跌倒在地并挫伤了手脚，胜负便在那一刻提前定局了。可陈中柏的快意仅仅是一瞬，极短极短的一瞬，他就冷静下来。他知道官场毕竟不可完全类比为赛场，越在这种时候越需冷静，不动声色。须知，官场上的胜负往往决定在裁判手里，而比赛规则也更复杂微妙，所谓宦海浮沉，一言难尽。当上级决策者注意到不战而胜的另一方的得意时，他可能怀疑选手是否暗做了手脚，如果再怀疑到你落井下石，那你的下场就可能比跌倒的那位更倒霉。一旦让“裁判”看低了人品，想出头就难了。况且，林卓文是他的朋友和同事，到了团市委的这几年，两人一直合作得很愉快，日常彼此也常有些关照，这种时候若是让别人看出自己幸灾乐祸的小家子气，那日后还怎么人五人六地做人行事？谁还敢和你交朋友？

陈中柏原在市里的一家大型企业当团委书记，工作搞得挺活跃挺有声色，就被提拔到市里来。念大学时，他学的是自动化管理，偏爱的却是历史，所以在厂里那几年，他的办公桌上常放着一大摞史书，《资治通鉴》《史记》什么的，有点空闲就捧了读，给青年人讲话时，也常引经据典纵横五千年，讲出许多深奥与趣味。可时间长了，就有话传过来，说他心大才高，难测难交。有一次，党委书记到他屋里闲坐，一边聊着一边漫不经心地拿起一本《汉书》翻，走时，竟拉开他的抽屉，把那本书放进去，意味深长地一笑，说这种书，还是放在这里合适吧？陈中柏一下就怔住了，他从党委书记温和宽厚的笑里读出许多内容，他知道党委书记一直挺赏识他，把他从技术室调到

团委就是党委书记的动议，并将他作为后备力量进了厂级班子。他调团市委离厂前，党委书记拉住他的手，又一次提到读书的事，说，读点历史，也好也不好，怎个好，怎个不好，自己琢磨，自己把握吧。他把这话琢磨了好长时间，总觉没琢磨得深透，不得要领。党委书记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正宗历史系的研究生。陈中柏越琢磨越觉出一种人生的苍凉来。

于玖玲推门进来，一副笑吟吟的模样。陈中柏奇怪地问：“你还没回家呀？”

于玖玲说：“领导还忙着，咱小兵哪敢临阵脱逃啊。”

陈中柏说：“忙什么忙，下班了，轻松轻松，跟卓文书记下盘棋。”

“那林书记咋走啦？”

“他说有急事，朋友约他。”

于玖玲抿嘴一笑：“那事林书记怎么说？”

迎着于玖玲的目光，陈中柏的心不由悠悠一沉。这女子，原来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他沉吟了一下，说：“他什么都没说。”

于玖玲问：“那陈书记准备下一步怎么办？”

陈中柏想了想：“你的意见呢？”

于玖玲说：“依我看……就直接向市委袁书记汇报。靳书记走前不是有话，有急事可以直接向袁书记请示吗？”

陈中柏摇摇头：“不太好吧。”

“怎么不好？”

“靳书记刚离家这几天，同志间……可别闹出误会。”

于玖玲又一笑，亮亮的眸子似乎把一切都看得清楚了。她随手将陈中柏办公桌上的东西整理清爽，说：“我倒还有一个想法……”

“说说看。”

“嗯……”于玖玲却又摇摇头：“我是瞎猜，不着边际的，

就别再瞎说啦。”

“言者无罪，就说嘛，还怕抓辫子呀？”

于玖玲却抓了块抹布，在本很洁净的桌面上一下又一下地擦，好一阵，才似喃喃自语地说：“这应该……是个机会的。”

陈中柏一愣，旋即也就明白了这喃喃之语里的意思。他急抓起桌上的皮包，说：“你看我这脑子，我那口子今晚有事，告诉我下班后接孩子，我差点忘了。幼儿园的阿姨不定在骂我呢。”

于玖玲的手在桌面上停了一下，接着又擦，说：“那你快去吧，我帮你把屋子收拾收拾，马上也走。”

3

以后的几天，又有南方的电话来。陈中柏叮嘱于玖玲依自己的调子答复。他的想法，是疖子就慢慢长吧，总有它出头流脓的时候。只要这个疖子不要经自己的手来挤就好，投鼠忌器，何苦自己沾了一手脓血，还要听被挤疖子的人喊疼骂娘。他心里暗给自己安慰，这决不是隔山观火看林卓文的笑话，也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遇到矛盾绕道走。那个责任是直接介入也好，是痛失荆州一时大意也罢，反正林卓文已将苦酒酿下了，事实存在，谁想否认怕也是不可能的。看样子受骗金额都不是很大，若是南方追得心灰意懒，认了倒霉不再追究，岂不是那疖子就自消自灭了无痕迹？若是那样最好，日后找机会跟林卓文示意过去，他自会心有灵犀存下一份感谢。与人为善，广结善缘，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三国时曹操若不是那般善待关羽，哪有后来华容道的绝处逢生？至于于玖玲说的那个什么机会，纯粹是小人之见，妇人之识。须知那样的“机会”就如狐狸，抓到手里的同时，先就沾惹了一身腥骚，只怕一个闪失狐狸滑身而去，腥骚却要长久留在身上，洗也难洗掉呢。

陈中柏万没料到那个痞子会出头那么快，那么彻底，而且是以那么一种方式。那天，公安局来了两个同志，肩章领花都密麻麻很显了一种级别和身份，眉眼间凝霜布雪到处写满了严肃，进门先递了证件，然后就开门见山地问：

“我们今天来，是调查一下你们团市委通缉诈骗罪犯的事。”

陈中柏一惊：“哦，有这事？”

那位年长些的便递过一份“通缉”文件，问：“这个你总知道吧？”

陈中柏接过来看，是打印的，言简意赅，一目了然。

紧急通缉

现有聂明杰一人，手执北口团市委介绍信和《青春时代》杂志记者证，到处流窜，谎称公出被窃，名为借款，实为诈骗。请发现此人的单位和个人，切勿上当，并立即扭送当地公安机关。

下面署了“共青团北口市委员会”，还盖了红亮亮的印章。日期是十日前。陈中柏急起身将于玖玲叫过来，问：“这个，是咱们发出去的吗？”

于玖玲扫了一眼，脸便微微一红，点头承认：“是。”

公安同志问：“你们一共发出多少份？”

于玖玲说：“百十份吧。估计诈骗分子近期还会在南方活动，我们就给南方省份的各地团市委都发了一份。”

陈中柏蹙了蹙眉：“各地？”

于玖玲说：“是按电话号码簿子上的城市挨家发的。”

陈中柏冷笑，面露不悦：“你倒有办法。”

于玖玲笑了笑，不说话。

公安同志说：“能把情况再详细讲讲吗？”

于玖玲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了。公安同志问陈中柏，是这样吗？陈中柏点头，说这些天我们让催款的电话闹得无可奈何，同志们气愤不过，有病乱投医吧，就想这么个法子。是不是有失妥当？这般一说，公安同志的脸上就多云转晴，现出了几分笑模样，说：

“你们这些青年领袖啊，真是敢想，也敢干。人民团体怎么可以向国内各地发通缉？有了情况，可以向我们公安机关报告嘛，那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嘛。要是什么机关都可以发通缉令，都可以抓人，还要我们干什么？天下岂不要乱套了？”

公安同志态度一转变，于玖玲也立时轻松下来，笑说：“发现了坏人就要抓嘛，我们可是好心，越了点格总比遇事绕道走强。要说我们的毛病，其实也就是用词不当，不该叫‘通缉’，要是改为‘提醒’，紧急提醒，那就一丁一点的毛病也挑不出了，是吧？我们也没说发现聂明杰就抓，不是也让他们发现诈骗分子以后扭送公安机关的吗？”

于玖玲这般灵牙利齿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一说，几个人便都笑了。公安同志说：“这就叫歪打正着。有一个城市的团委刚收到你们的‘提醒’，正觉着新奇呢，第二天那个聂明杰就摸上门去借钱了，正好落在网里。要是由我们公安部门发通缉令，难说会有这种立杆见影的效果呢。”

于玖玲惊喜地跳起来：“真的呀？”

公安同志说：“人家当地公安局打来电话，了解情况，弄得我们措手不及，一无所知，好不尴尬。好，不知不怪吧。我们不知案情，他们别怪；你们不知公安部门的工作程序，我们也不怪了。把犯罪分子抓住了就好。你们写一个说明材料，我们抓紧给人家传真过去，协助尽快结案吧。”

送走了公安人员，两人回到办公室。陈中柏的脸上重又罩